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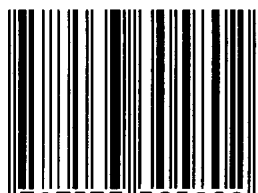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八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八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八一冊目次

經部·四書類

四書講義尊聞錄二十卷(二)

〔清〕戴鉉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六年至七年懷新堂刻本

.....一

四書窮鈔六補定本十六卷

〔清〕王國瑚撰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順治八年刻本

.....二八九

四書講義尊聞錄二十卷

(一)

〔清〕戴鉉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六年至七

年懷新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講義

尊聞錄二十卷》提要

四書講義尊聞錄卷之十五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章

總旨翼註此章以齊王出反手也斷上是斥伯功以崇王道下是明易王以時勢也○說叢德是根本時勢是其所乘孟子之能使齊王者是德其反手處是時勢有德然後可以論時勢不可以時勢德三平看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

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詞以問

四書尊聞錄

孟子公孫丑

懷新堂

也

本義公孫丑問曰吾夫子固有志用世矣設使今日得當要路而秉齊國之政如當日管仲晏子之功業可復自期許乎附註西山真氏曰齊宣既慕桓文丑復慕管晏蓋霸者功利之說深入人心已久故不惟時君慕之而學者亦慕之也○(蒙引)許猶期也謂自許也自期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本義孟子曰齊人之所知者管仲晏子今子亦以管晏爲言子與齊人也但知有管仲晏子而已豈知聖賢之學術事功有高出於管晏之上者乎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

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慨然不悅曰爾何曾比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子於是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蹇不安貌先子曾子也慨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術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

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管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丑

二

懷新堂

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也昔者或問乎曾西曰聖門有子路者吾子自度與子路孰也曾西蹇然不安曰子路之才之學乃吾先子之所敬畏者也豈予之所敢比者乎或又問曰吾子既不敢比子路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慨然不悅曰爾何乃比子於管仲且以管仲之事言之凡人功烈不至於大就者或以得君不專或以行政不久其夫管仲相桓公之君桓公委心信任其得君如彼之專也獨操國柄四十餘年其行政如彼之久也宜其功烈之遠且大矣今考其功業不過假仁義以成霸功而已其功烈則如彼卑陋而無足觀也管仲之為人如此爾何乃比我

於是乎附說兩就賢都論人品不論事功管仲得君三句把專與久兩路相形見得無解於功烈之卑耳重功烈卑句專指

霸業說○翼註畏只是不敢忽他非謂曾子不及子路也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

附義孟子曰以曾西此言觀之則管仲之功烈曾西之所不屑為也曾西與我同道曾西不為而子何乃為我願望之乎附義翼註不可說曾西不為况我又賢於曾西者只說我與曾西同一源流意○新安陳氏曰莊並論管仲晏子只及管仲而不及晏子蓋晏子之事功又在管之下不必言也

曰管仲以其君弱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顯顯名也

附義莊猶未之達也曰管仲相桓公九合一匡以其君弱晏子相景公德綏州以其君顯功亦盛矣猶不足為與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丑

三

懷新堂

附義翼引管晏子時五霸俱沒中夏諸侯惟齊最強大景公在位且五十八年諸侯莫敢侵侮之者其任晏子或用其省耕省斂之言而興發或用其屢賤賈賁之言而寬刑或增其室或更其宅此皆賢君所為如夾谷之會能歸侵疆亦庶幾知強仁義者在當時宜其視他諸侯為獨顯也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反手言易也

附義孟子曰若我當路於齊而得君行道則輔佐齊君以成王業其易猶反手也豈特霸顯之功而已哉附義翼引此是孟子自負也以言能輔佐之也以字正承上文以足其君霸顯二以字說來○存疑以齊王猶反手言霸顯之不足為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

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公孫丑曰夫子以管晏爲不足爲弟子既已惑矣乃復謂王翁反手之易則弟子之惑益甚管晏始無論且以文王之德可謂極盛矣又享壽百年而後崩則其德之施亦不爲不久然三分有其德猶未備於天下而後武王伐暴救民周公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則王業成就固若此之難矣今乃言齊王如反手之易則雖聖如文王猶不足法與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丑

四

懷新堂

及大行字意相符不只就文王一身上說○百年而後崩不可謂在位百年在位無百年只言其壽之長以見其在位之久也○四書脈大行就文德洽天下說不重武周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開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

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

本義孟子曰文王之德何可當也但其所以不及殷王者非其德有不足所值之時勢然也商自成湯開創以至武丁中興中開太甲太戊祖乙盤庚聖賢之君凡六七作其累世德澤深洽於民心天下歸殷久矣久則人心固結難以處變故當武丁之時一加振作遂能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相去七世尚未久也其在下則舊臣之故家與舊民之遺俗其在土則前哲之流風與保民之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同姓之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墨姓之膠鬲皆賢人也相與同心戮力以輔相之故紂雖無道而不遽亡必待日久而後失之也見當紂之際天下尚然一統尺地莫非商之有也一民莫非商之臣也然而文王僅守侯邦由方百里之地而起是以彼王亦難也豈可謂文王不足法哉

附錄 蒙引賢聖之君六七作則其教化之陶習民心者厚澤之周結民心者深故字之曰天下歸殷云云○說統故家以勸舊言遺俗以裕習言澤之在下者流風以喻齊教化言善政以紀綱法度言澤之在上者○蒙引是以難也此句只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丑

五

懷新堂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本義 知文王所以難則知今日所以易矣子齊人也抑問齊人有言曰作事者以智慧然雖有智慧不如乘事勢之便乃可以有爲而建功不則智慧無所施種田者以鎡基然雖有鎡基不期待天時之至乃可以力作而有獲不則鎡基無所用觀齊人之言可知王天下者必有資於時勢矣若今日之時勢真有至易而無難者吾故曰猶反手也

附解 引雖有智慧二句以作事言雖有德基二句以種田言今時則易然也此時字又該時勢○說統夫德者王天下之本也作事之以智慧力田之以德基豈非本哉而齊人乃有待時乘勢之說何哉蓋為有智慧有德基者言也若無智慧無德基雖有時勢何益故後面又把德之流行說出來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丑

六

懷新堂

本義何以見其勢之易昔夏后殷周之盛王畿之地未有過於千里者也今齊地亦方千里有其地矣且民居稠密雞鳴狗吠之聲自國都而達乎四境處處相聞則齊有其民矣有其地則地已辟而不待再辟矣有其民則民已聚而不待再聚矣地廣民衆澤可遠施以視尺土一民皆商之有而文猶方百里起者不侔矣由是行仁政而王天下莫能禦止之也

附解 雙峯饒氏曰勢是指事力而言有地則有財有財則有兵地廣則財富民衆則兵強所以舉事易文王百里地狹民少所以難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飢渴之

甚不待甘美也

本義不但此也且周自文武至今七百餘年無有聖君撫世是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濶於此時者也王者不作故諸侯分爭而干戈賦斂無時休息民之憔悴於暴虐之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又不比商之賢聖繼作善政猶有存者於此仁政一行不待深思厚澤而民仰感德歸心譬如饑者易為之食渴者易為之飲致王又何難哉蓋時之易也又如此

附解 說統且字緊連上節來蓋有這般勢又遇着這般時所以不待深仁厚澤而即可以致王饒者二句正形容憔悴底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置驛也郵駟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丑

七

懷新堂

蓋其誠於此而動於彼不待疾之而自速不待行之而自至也德行之本速如此況又有時勢之可乘乎

附解 雙峯饒氏曰德之流行即是應前文王之德底德字蓋德是本全靠時勢不得有智慧而後可以乘勢有德基而後可以待時若無德雖有時勢何以行之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本義是以當今之時亂極思治時則易矣齊國萬乘之地廣民稠勢又易矣於此而行仁政以慰民心則民心悅悅如解倒懸一般又不但如饑食渴飲而已故所行之事只半於古人而長駕遠馭其成功必較古人而加倍之惟此日之時勢易

而德行遠焉然也吾謂以齊王猶反乎各
以是而子乃以管晏之功為我願之乎
附錄存疑當今之時指上兩時字說易王之時也萬乘之國
指夏后殷周之盛條說易王之勢也古之人指文王功必倍
之亦指文王惟此時為然此時也時
勢在內即上今時則易然之時字

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總論說統通章以不動心為主知言養氣為輔學孔子為
宗(翼註)在必從吾言斷上是不動心之學異於告子
者在知言養氣二端下是願學孔子而推尊之以見不動心
之所自來前段告子問大勇於夫子一語使理顯學根脚後
段堯舜百王等語亦與大任相應(蒙引)孟子一生受
用只是精義集義二者精義故能知言集義故能養氣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有此霸王不異矣
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丑

八

懷新堂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
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
乎四十強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
心之謂

本義公孫丑問曰夫子設若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則雖
由此位而建功立業小則霸大則王皆所為而無足怪矣
然任大責重如此亦因此而動其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年至
四十時此心已無疑懼而不動矣今日若加以大任處之
當無異乎
平時也
附錄朱子曰公孫丑非謂孟子以卿相當賞勸其心謂霸王
事大恐孟子不當不過有所疑忌而動其心耳存疑註恐
懼疑惑就是動心處(雙峯)饒氏曰恐懼字是為下文養氣
張本疑惑字是為下文知言張本要之無疑惑然後能不惑

懼故集註論心之動則以恐懼為先
心之所以不動則又以無所疑忌為先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
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
亦未足為難也

本義丑曰夫子當大任而不動心若是則夫子之勇過孟賁
遠矣蓋孟賁之力僅能舉一物之重而夫子之心則能荷一
世之重也孟子曰人若固守其心而使之不動是亦不難
即如告子之為人乃能先我而不動心則此豈是為難哉
附錄蒙引孟賁以力孟子以心丑非全不曉而以孟子之不
動心為孟賁類也故註曰借○四書脈是不難謂不問其所
以不動心者何如而但曰不動則不動亦不難謂告子亦先
我不動心○存疑不動心甚難孟子曰不難言如借此以抑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丑

九

懷新堂

告子耳抑告子者欲見得已之不動心異於告子處○(翼註)
先我是不待四十○新安陳氏曰告子強制其心而能不動
孟子有定見有定
力而自然心不動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

本義丑又問曰敢問不動心固有道乎孟子曰人以一心
而應天下之事惟其有主乃能不動是不動心固有道也
附錄新安陳氏曰註有主字也得謂下文對舍皆孟皆是
有主但有精粗之分○存疑此宮對之養勇是此宮對之不
動心有道也孟施舍之養勇是孟施舍之不動心有道也
子之大勇舍子之不動心有道也此宮對之道以必勝為主
孟施舍之道以無懼為主告子之道以理直為主即此宮對
孟施舍之不動心告子之不動心大畧可見矣即告子之不
動心孟子之不動心大畧可見矣此孟子答問之意也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北宮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懼也言無可畏懼之諸侯也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子嘗問北宮黝之養勇也其膚不至被刺而撓屈其目不至被刺而轉睛逃避不但不爲人所刺推其心雖一毫小挫辱於人即若撻之於市朝之大辱而在所必報即其不肯受辱之心非惟不受挫於褐寬博之賤必欲有以報之亦不受挫於萬乘之君之貴必欲有以報之以故視刺萬乘之君之責一若刺褐夫之賤視天下又安有可發憚之諸侯乎非惟不受挫而必欲刺之也雖人以惡聲加之已必以惡聲報之况挫辱之不止於惡聲者乎此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丑

十

懷新堂

性於萬乘之君之貴必欲有以報之以故視刺萬乘之君之責一若刺褐夫之賤視天下又安有可發憚之諸侯乎非惟不受挫而必欲刺之也雖人以惡聲加之已必以惡聲報之况挫辱之不止於惡聲者乎此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會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又聞孟施舍之所養勇也其自言曰人貴敢戰我之於敵莫說既勝後能不退就使戰不能勝而以我敵戰之心視之亦如勝一般必勇往直前也若量敵之少而後進兵慮已之能勝而後合戰則設有三軍之多彼必不敢進與會矣是畏三軍之衆者也勝敗兵家之常舍豈能保其必勝哉但能無懼而已矣此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丑

十一

懷新堂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黝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爲得其要也

自二子之氣象而擬之孟施舍取必於己其氣象似曾子之反求諸己北宮黝取必於人其氣象似子夏之篤信聖人二子之所以爲勇者有同如此夫二子之勇均出於血氣未知其孰賢然北宮黝之所守在於必勝不如孟施舍之所守在能無懼之爲得其要也蓋力可得而動心不可得而奪在人者有時而難必在己者無往而不自由也

本義 今以曾子之所謂大勇者觀之。則曾子之所守者理也。孟施舍雖似曾子。其所守比於北宮黝。固爲得其要。然所

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爲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爲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爲至極。而氣卽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

不妄 公孫丑又問曰動之不動心其道在反身循理此固可以見其道在無懼曾子之不動心其道在反身循理此固可以見不動心之各有其道矣然夫子之四十不動心與告子之先夫子有所言而理不達若反求其理於心則必用心爲之揆度而不妄矣故不得於言則當舍置其言而勿求於心物有所感而心不安若更求其助於氣則必用心爲之檢制而心愈不安矣故不得於心則當力制其心而勿求於氣此告子之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今以其言而斷之心爲本而氣爲末既有本末之分則差有緩急之序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則是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若夫言發乎外而爲心之聲心存乎內而爲言之本言之病皆心之失不得於言正當反求於心而乃勿求於心則是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所謂不可者固不可其所謂可者亦歸於其不可何則志統乎氣而爲氣之帥志有可否氣皆隨之而轉移也氣充於身而爲志之輔氣有盛衰志亦因之而進退也去

孟子公孫丑

十四

懷新堂

志爲氣帥則志固爲至極氣爲志輔則氣亦卽次之所以固當敬持其志使之卓然清明而不至於放逸又當無暴其氣使之充然完好而不至於衰頹內外相資本末交養然後爲盡也若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乎哉

解題 雲峯胡氏曰或疑兩言字不同告子不得於言之言也孟子知言天下之言也愚嘗應之曰理一而已告子於已之言且不能及求其理如何能於天下之言而求其理孟子於天下之言能究極其理則於已之言可知也○存疑不得於言者口欲言而不得所以言如言性則不達性之理言事則不達事之理是也不得於言由心中義理不明也正宜反求其理於心審思明辨使義理精明而達之於言可也告子以爲如此則心爲之動矣故寧舍置其言不必反求其理於心不得於心如應一事差失於心有所不安或接一人差失於心有所不安也不得於心由氣之應接失其道也正當更求其助於氣悔過謝愆而補其差失可也告子以爲如此則心爲之動矣故力制其心不必更求其助於氣事也隨他差失人也隨他差失更不悔過謝愆以補其差失也○慶源輔氏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氣固有時能動其心然心之不

正未必皆氣使之心是本氣是末所以爲急本而緩末猶之可也言尚爲可也○朱子曰言雖發於口而實出於心內有蔽陷離窮之病則外有謬言邪通之失不得於言而研求諸心則其祭理日益精矣孟子所以知言養氣以爲不動心之本者用此道也而告子反之是徒見言之發於外而不知其出於中不知言便不知義所以外義也其害理甚矣故斷然以爲不可○虞源輔氏曰心存知而氣無知雖天氣一則能動志然大抵是氣隨心動故以志爲氣之將帥氣從志所使猶卒徒之聽命於將帥也不言心而言志者志者心之動而有所以之聽也但志則就其動處言故尤切耳下文又言是氣也而反動其心亦可見矣心無形而氣有質雖云心爲本氣爲末然人之所以充滿其身而不至餒之者實賴氣爲志之卒徒也志而無氣則志無所使亦猶將帥而無卒徒則亦虛名而已○蒙引如曰視耳聽手持足行等皆氣之寓也一惟心所運非志爲氣帥乎日之視人但知爲目之視而不知其所以視者心實使之也耳之聽人但知爲耳之聽而不知其所以聽者心實使之也○氣體之充也氣自是氣體自是體自首至足都是體氣則行乎體之中體無氣則候而不能運動

四書尊聞錄

孟子公孫丑

主

懷新堂

矣故曰氣體之充也○問志至焉氣次焉此是說志氣之大
 小抑志氣之先後朱子曰也不是先後也不是大小只是一
 箇緩急底意思志固是至然氣亦次那志所爭亦不多○持
 其志無暴其氣是兩邊做工夫○翟註持其志恭靜不躁○
 工夫暴字暗與著養字反置而不養固暴也養而不靜亦暴
 也○蒙引天志氣之帥也至無暴其氣全是破他不得於心
 勿求於氣之說其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一句已斷以爲不可
 了故不復論○朱子曰此一節只言告子所以先我不動心
 者皆是以義爲外故就告子所言以辯其是非○蒙引丑
 問是兩平孟子只述告子之不動心者而論斷之亦就見得
 已之所以不動心者也○新安陳氏曰下文如言養氣其根
 已安於此告子不得於言卻不求其心是心知言也不得於
 心卻不求其助於氣是不養氣也孟子告子告其不動心之
 名雖同而其所以不動心之本則相反而全不同者在此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
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蹶也趨走也孟子言志
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爲之
動如人顛蹶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
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

一
本義 丑簡未達志至氣次之說又問曰夫子既曰志至焉氣
次焉則志重氣輕專持其志可矣又曰持其志而兼以無暴
其氣者何也孟子曰志與氣本是相屬的志之所向專一固
足以動夫氣氣之所在專一亦足以動夫志此可見志至而
氣次也今夫人之步履至於蹶顛奔走至於急趨此蹶者趨
者是氣失其平所致也而反能震動其心豈非氣動志之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丑

夫

懷新堂

一驗乎此所以既持其
志又必無暴其氣也

附錄 朱子曰志動氣是源頭者故下流亦濁也氣動志者
却是下流者而不泄反濁了上而也○氣引氣動志人多
主不好者言蓋以蹶者趨者之反動其心爲然也○然也氣
之所在不善則心爲之不善此固見氣之不可暴氣之所
在者善則心便爲之善此亦可見氣之不可暴也○志動
氣亦然○氣動志不止於蹶顛凡視聽言動氣用事到勝處
皆能動志○今夫蹶者趨者皆是氣也此氣之不出於志者
朱子曰持志所以直其內無暴所以防於外兩者各致其功
而無所偏廢則志正而氣自完氣完而志益正其於存養之
功且將無一息之不容矣○蒙引問持志與無暴其氣孰重
曰論理持其志爲重論孟子上節之意則無暴其氣爲重蓋
以破告子勿求於氣之說也此節志動氣氣動志蓋
亦重在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
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
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
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
養故餒惟孟子爲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

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
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
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本義 公孫丑又問曰告子之不動心出於強制如此則見夫
子之不動心異於告子矣敢問夫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丑

七

懷新堂

子者果何所長而能然乎孟子曰告子謂不得於言勿求於
心是不能知言也我能窮究天下之言而於是非得失之指
歸能悉知其一定之理告子謂不得於心勿求於言是不能
養氣也我能善養我身之氣而於盛大之體流行之用能復
全其本然之初知言則遇事有真見而心無所疑養氣則臨
事有應當而心無所懼告子所以異於告子而能不動心者如
此

附錄 說約兩段字緊與告子對針○蒙引註是非以義理言
得失以利害言○慶源輔氏曰盛大言其體流行言其用才
法小則使非氣之本體才思察則使非氣之本用○集註疑
聖二字應第一節註文疑惑恐懼四字○雙峯饒氏曰孟子
之言善養氣是說心德言非是說做工夫下文必有事焉而
以正以下却是說善氣做工夫處○說約此節以不動心爲
綱以知言養氣爲目
若頓子而失其理非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本義 丑。丑。故問浩然之氣。其狀如何。孟子曰。此固難言。以言語形容也。

附解 達說此節問答。俱就孟子身上說。正不問善養而問浩然之氣。是問浩然之體段光景。後說欲微言其妙。則恐其入於勝欲顯言其似。則又恐其涉於粗。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丑

大

懷新堂

作為以管。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

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

為私意所蔽。則歇然而微。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

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

本義 聊試言之。其為浩然之氣也。是極盛大底。初無限量。又是極剛勁的。不可屈撓。此乃人百生之初。所得於天地之正。其體段本如此。人但自反常縮。順其自然。以直養之。而無一毫作為之害。則其剛大者。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物皆其運。其所及而充塞乎天地之間矣。夫豈尋常可疑者哉。

附解 雙峯饒氏曰。人得天地之氣以生。天地之氣如此。剛大之氣亦合如此。剛大其所以不能如此者。不善養之故也。○存疑。至大是極盛大。他那力量。隨其度事。都做得難旋乾轉坤事也。做得故曰。初無限量。至剛是極剛勁。他要這等做。

雖甚麼人都止他不得。故曰。不可屈撓。○蒙引。至大至剛。即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即是役於浩然者矣。○真註。直養無害。只一意非直養了。又要無害。○存疑。既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又必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者。明必得所養然後復其浩然也。雖曰必得所養。然此處方欲明其為浩然處。初未曾在所養故至下文是集義所生。二條方言所養之事。○蒙引。此處不可說效下文配義與道方是說效。則塞于天地之間。只是至大至剛道理。○蒙引。其體段本如是也。體段。體云。形像模樣耳。非體用之體。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倏也。

配者。合而有功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倏。饑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懼。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丑

充

懷新堂

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

本義 人能養成此氣。則其為氣也。足以配義與道。蓋道義雖具於人心。而不能自行。惟有此氣。則見道義所當為者。便奮然為之。無所疑懼。氣因道義而發憤。道義得氣而贊成。實兩相配矣。若無是浩然之氣。則體有不充。索然自慊。將道義無所配。而不免於疑懼。

附解 朱子曰。兩箇其為氣也。前箇是說氣之體段。如此後箇是說這氣可將如此用。○道義別而言。則道是物我公共。自然之理。義即吾心之能斷制者。所用以處此理者也。○集義是平時工夫。配義與道是卒然臨事。氣配道義。行將去此兩項各自有頓放處。○新安陳氏曰。無是倏也。是字指浩然之氣言。○說約。上言塞天地。只說得箇懸空境界。至配道義方見剛大塞天。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爲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丑

于

懷新堂

於言勿求於心卽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本義蓋氣之養成也理固資氣以行而氣之始養也氣實資義以生故所爲浩然之氣必由一事之合義積而至於事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蓋所行只一事合義則其不合於義者固多反之於心豈能快足心既不慊則氣不充體而索然候矣如何可掩襲而取之哉夫心之慊與不慊由於義之集與不集可見義本吾心所固有之理而不

在外明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謂義爲在外也外義則不能集義而浩然之氣何由生哉

附解新安陳氏曰是集義所生是字正與下句非字相呼喚猶言是如此非如彼耳○朱子曰生字正與取字對生是裏面生出取是在外面取來○存疑集義者積累以至於無一欠缺則理順心安浩然剛大從此發出如諸其根以達其枝一發而問理義與道是氣助道義而行又曰集義所生是氣又自集義而生朱子曰初下工夫時集義然後生浩然之氣

氣已養成又却助他道義而行○義襲是於一事之義勇而爲之以壯吾氣然無生底道理只是些客氣耳不久則消矣○讀書錄凡事少之處置不得其宜此心即不快必皆得宜此心乃快然自足也○蒙引候字與上候字皆謂體不充○存疑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正是發明非義襲而取意義襲而取是行尚有不慊於心也故餒○行有不慊於心何亦上兩句而發其意言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何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行有不慊於心則餒故氣必集義而後生非義襲而可取也○困勉錄按此節自則餒矣以上言氣之生必由於義自我故曰以下則言告子既不知義則自不能養氣矣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握之者芒芒然歸謂其入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于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丑

主

懷新堂

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爲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顧史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末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

有事援而助之長者止之不得而妄有作爲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援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強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本義夫氣由集義而生非由義襲而取故養氣者但當以集義爲事事求慊於心時時自反其縮而勿預期其氣之效久之當自充也其或未充則是集義之功未至但當勿忘其事只當一心集義而不可作爲以助其氣之長此集義養氣之節度也夫有事勿忘皆集義也所謂直養者此也勿正勿助皆非義襲也所謂無害者此也然人多知忘之爲害而不知正助之害視忘其有事者爲尤甚也養氣者慎勿若宋人然宋人有問其苗之不長而掘之使長者苦然歸謂其家人曰今日病矣苗之不長亡助之使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已槁矣由宋人之事觀之天下之養氣不如宋人之助

孟子公孫丑

懷新堂

苗長者寡矣彼以集義爲無益於氣而舍之不事者猶不耘
苗者也未甚害也至於氣之不充而妄有作爲以助之長者
正如掘苗者也非徒無益於氣而反害於氣矣知助長之害
則知非義襲而取之矣知非義襲而取則知當以集義爲事
矣以集義爲事而勿忘勿助我所爲善養浩然之氣者以此
彼告子之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則亦悍然不顧而已何足以

附解朱子曰集義是養氣之丹頭。必有事是養氣之火法。○勿正勿待也。勿忘勿怠以集義爲事也。助長待之不至而拔之使長也。正者等待期望之意。如一邊集義一邊在此等待。那氣生等來等去。却便去助長。氣未至於浩然。便作起令張下。謂已剛毅無所屈撓。便更發揮去做事。便是助長。必有事焉勿忘。是論集義工夫。勿正勿助。是論氣之本體上。添一件物事。不得不要等待。不要催促。○雙峯饒氏曰。有事勿忘。是說以直養。勿正勿助。是說養而無害。必有事焉而勿忘。是集義工夫。正而助長。是要義襲而取。集義襲兩句。乃是一段骨子。以集義爲無益而忘之者。不耘苗者也。以義襲爲心。

預期其效而勸長者。艱苗者也。惟其是集長所生者。故當必有事焉。心勿忘。惟其非義襲而取之。故當勿正。勿助。長以直養而無害。是養之之正道。集義所生。是養之之成功。有事勿忘。是做工夫處。○南軒張氏曰。學者多知忘之為害。不知助之為害尤甚。故引掘苗為喻。○困勉錄。有事勿正。勿忘。勿助。長。俱就行事上說。心勿忘。句。心字亦不重言。其心勿忘。其所。有事正欲就行事上著力也。時說重拈心字者。非雙峰謂忘。便。是。不能持其志者。亦非。○說約。心有事焉。而勿正。養氣之始。之。事。大。勿。怠。勿。助。長。也。養氣之既。之。事。觀注其或忘。充四。字。可見。大。勿。怠。勿。助。長。不。必。以。有。事。為。一。頭。而。正。志。充。四。因。也。○蒙引。人。固。當。養。氣。而。養。氣。者。只。當。於。義。上。著。工。夫。不。要。於。氣。上。著。工。夫。正。欲。助。長。者。正。是。於。氣。上。著。工。夫。其。忘。者。又。不。能。於。義。上。著。工。夫。到。底。○翼註。天下不助苗以下。供。養。氣。言。○蒙引。重在助長之事。不可以無益而舍之者。對看。○達說。至大至剛。四。德。或。言。浩。然。之。體。或。言。養。成。之。功。用。或。詳。善。養。之。工。夫。只。完。箇。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一。句。

孟子公孫丑

懷新堂

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被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爲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卽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

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眾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本義丑又問曰夫子養氣之說既開命矣如何謂之知言孟子曰人之言語皆本於心心明乎理然後其言無病若任其偏曲之見說著一邊遺却一邊是謂說辭者知其心中見理不透為私欲之所障蔽故也誠之不已至於高談闊論放蕩而無所歸宿是謂淫辭者知其心之蔽愈入愈深為私欲之所迷陷故也淫之不已必好為異說與正論相背是謂邪辭吾知其心之陷全與正理判然離異故也邪之不已固而支吾遷就屢易其辭以求勝是謂遁辭吾知其心既離正理自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丑

章

懷新堂

覺其困窮而難通故也夫此蔽陷離窮之失既生於其心不但發於言者有蔽通邪淫之病而已必且害於其政而所設施之閒大綱從此俱壞既發於其政大綱不整則根本壞而枝葉隨於是眾目俱差而害於其事此機決然相因而至雖聖人復起亦必從吾生心警政事之說而不易矣我所謂知言者如此若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亦冥然罔覺而已何足以語此哉此吾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也

附錄朱子曰蔽謂心有所蔽只見一邊不見一邊如楊氏為我墨氏兼愛各只見一邊故其辭說也是偏談此理本平正他只說得一邊蔽則陷陷深入之義也是身陷在那裏如陷於水只見水不見岸了故其辭放蕩而過說得過盡端溺溺於地陷入深了於是一向背却止路開去愈遠遂與正路相離了故其辭邪淫離去了正路他那物事不成物事畢竟里不得遂至於窮窮是說不去了故其辭遁道是既離後走

所能利夷子本說愛無差等却說施由視始佛氏本無父母却說父母經皆是遁辭○饒峰饒氏曰說尚有一邊是道理

邪則并這一邊亦離了注是誠之深道是邪之極○朱子曰說知言又只說是說淫邪道四者盡天下事只有一箇是與不是而已若辨得那不是底則便識得那是底了然非見得道理十分分明則不能辨得親切且如集義皆是見得道理分明則動靜去處皆循道無非集義也○雲峰胡氏曰所謂害者皆指異端之害而言說淫邪道之言即異端之言也其害必先政而後事或先事而後政但言無大無小無不有也○聖人復起必從吾言此句只帶生於其心四句不連帶上四句說大註云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說約養氣知言兩處結尾俱要回顧不動心處方見本領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

四書章句

孟子公孫丑

章

懷新堂

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

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本義莊開知言養氣之說乃疑而問曰孔門弟子若宰我子貢據理立言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身有德行而言之親切而有味數子各有所長而不能相兼如此孔子兼此二者而自謂我於辭命則不能也今夫子知言則是有言語矣又善養氣則是有德行矣然則夫子豈不既聖矣乎

附錄朱子曰說辭大槩只是善辭善言德行善言字輕德行字重○困勉錄夫子既聖之言非如子貢之真見只因孟